

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兽医作家写下最温馨趣味的动物故事

大地之恋

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

JAMES HERRIOT / 著

徐和平 陆毅 / 译

永恒的故事
“大地”系列
畅销全球



Chinese(simplified Characters)/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(c)1999 by Shaan
- Xi Tourism and Travel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
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rts & 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

中文简体字版本通过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授权

陕西旅游出版社独家出版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吉米·哈利作品集——大地系列

ISBN7-5418-1637-X/C·20 ¥90.00元

I. 吉…

II. 吉…

III. 小说—现代—英国

IV. I561.46

吉米·哈利作品集——大地系列

著 者:[英]吉米·哈利

译 者:杨依林 刘春辉等

责任编辑:马凌云 高明

封面设计:冯建华

出版发行:陕西旅游出版社

印 刷:广东省番禺市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55.25 字数:1100千字

版 次:1999年1月第1版

1999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-8000

ISBN7-5418-1637-X/C·20

定 价:90.00元(全五册·每册18.00元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1

“跑快点！”排长大声喊叫着。他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，老是跑在气喘如牛、汗流浹背的队伍后面催促着大家。

我在队伍中间和其他人一样费力地跑着，并且怀疑自己到底还能支撑多久。我的腹部痛苦难捱，我的两腿发麻不听使唤，我的脑子也没精神去计算我们到底跑了多少路了。

早上，我们在营房门口集合的时候，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，我们穿的不是野战服，而是套头的羊毛衫和皮鞋，一点儿也不像大难临头的样子。更何况，那个矮小的排长还挂着满脸的笑容，简直就把我们当成他的亲兄弟似的。

“好吧，各位兄弟，”他亲切地对我们这五十个新兵说，“我们只不过是要跑到公园去散散步，大家跟着我一起来。向左转！跑步走！一、二、！一、二！”

结果，不知道究竟过了多长时间，我们还在伦敦大街上摇来晃去，连个公园的鬼影子也不见。起初，我还尽力告诉自己，我的身体是禁得住考验的。一个乡下兽医，尤其是约克郡谷地的兽医，是从来没有机会让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的。

可是现在，其它的念头慢慢爬进了我的脑中。我和海伦几个月的婚姻生活是多么的安逸。她是个那么出色的厨子，而我又是她最忠实的食客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我不顾自己的肚皮凸起，不顾自己的胸部下陷；可是，现在我却尝到苦头了。

“就快到了，兄弟们！”排长在队伍后头又开始喊叫了。一路上，他这种话也不知说了多少遍，不过这一次，听起来似乎是当真的。

队伍转进另一条街道后，我们总算看见了公园的影子。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欣喜，就像大难不死，看见救星似的。

我们穿过一排稀稀落落还有几片秋叶的树木，立刻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，可是排长却一个劲挥手叫我们继续往前跑。“过来，兄弟们，绕着公园跑！”他又叫又跳地指着一条土黄色的跑道。

我们吃惊地瞪着他。他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随后，队伍中爆出了一阵抗议声。“实在跑不动了！排长……”“有点良心好吗？排长……”

那个小家伙的脸上顿时失去了笑容。“我叫你们跑就跑！快，快！一、二，一、二……”

我抬起脚，踉踉跄跄地往乌黑的石楠和黄绿的草地之间跑去，一个支持不住，整个人栽倒在地上。忽然，我感到世界末日的来临。三天以前，我还在德禄镇上，而现在是怎么了？我的心思一半回到了海伦身上，另一半则还在计程车上，从后窗望着在晨光下渐渐消失的翠绿山岗；还在火车的走廊上，望着南英格兰的平坦草原向后溜走。我越想，胸中就越像塞了块磐石那么沉重。

我加入皇家空军的第一天，是在爵爷的板球场上度过的。先是填了一大叠的表格，做了体格检查，接着又领了一大堆的装备。手续完毕后，我被分发到圣约翰森林旅馆里住宿。在他们没有搬走家具之前，这里可说是一个极富丽堂皇的地方。但是他们却没能搬走笨重的浴室设备，因而，我们最感快活的一件事，就是有无限限制的热热水供应。

经过白天一整天烦忙、累人的报到手续，晚上，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，用的是我临走前海伦塞到我皮包里的一块高级香皂。可是自从那次以后，我就再没有用过这块香皂。它的香味实在太刺激人了，只要闻到一点，就使我忍不住想起我离开太太的头一个晚上，以及我从此以后的感受。

第二天，我们不停地行军、上课、用餐和打预防针。我是非常习惯注射器的，可是对我的一些同伴来说，那种景象却是太触目惊心了，尤其是当抽取血清的时候。他们一见到从自己血管里流出来的黑色液体，通常就有四、五个人不声不响地一起倒了下去，结果，总是要由担架兵咧嘴笑着把他们抬走。

我们的三餐都是在伦敦动物园里吃的，用餐其间还夹杂着猴子的吱吱喳喳声和狮子的吼声作为伴奏，非常有趣。可是每顿饭之间却尽是行军、行军、行军，一双新皮靴又弄得我们满脚都起了水泡，受尽折磨。

今天已经是第三天，一切仍然使人觉得迷迷糊糊，不知自己究竟到了哪里。第一天早上，我们是在六点钟就被一阵嘈杂的垃圾箱盖敲打声吵醒的。其实我也并没真正指望会有嘹亮的小号声，但是我觉得如此催人起床的做法真是不够浪漫，简直不能忍受。然而，不管以前的几天有多么难过，在现在这个时候，我唯一关心的就是赶快把公园跑完。公园大门就只剩下几步路了，我鼓起最后一口气，摇摇欲倒地跑了过去，并和痛苦呻吟的同伴一起停了下来。

“再跑一圈，兄弟们！”排长兴奋地吼着，而当我们震惊地瞪着他时，他却忍不住笑了。“你们以为这就算苦？等你们上战场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只是一步一步地训练你们，以后你们就会感谢我的。向右转！跑步走！一、二，一、二！”

我抬起发抖的双脚再次向前跑时，一阵痛苦的念头钻进了我的脑中。再跑一圈一定会折腾死我—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而我离开了可爱的妻子和幸福的家庭来为皇上和国家效命，他们却这样对待我，这真是没有天理啊！

前一天晚上，我梦到了德禄镇，梦见自己在戴金老先生的牛栏中。这位农夫屈着身子，一对眼睛从长满络腮胡的脸上耐心地瞅着我。

“看起来老阿花是完了。”他的手轻抚着老牛的背。这是一只巨大、长满粗茧的手掌。戴金先生枯瘦的身子上见不着几块肉，而他那十只干巴的手指更是一生劳苦的明证。

我把针擦干，随手扔到装着小刀、刀片等缝合设备的铁盒子里。“当然这得由你自己决定，戴先生，不过这可是我第三次为它缝乳头了。这种事恐怕以后还是会发生的。”

“唉！它就是这个样子了。”农夫一面说一面弯下身子，察看着

那道四寸长伤疤上的一排乳头。“真是的，你简直想不到会是这么一团糟。”

这种情形算是牛最不幸的事了。上了年纪，它们的乳房就垂了下来，而乳头也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松垮。只要一躺下，它们这些要命的造奶器官就被挤到了一旁，当别的牛走过来，随时都有可能踩到上面去。

戴金先生的小牛栏里只有六头牛，每头牛都有自己的名字，什么“阿花”啦，什么“梅梅”啦，什么“金凤”啦。在那个年头，像戴金先生这样的农夫，就靠着这几头乳牛、几头小牛、几头猪和几只母鸡，勉强维持着穷困的生活。

“唉，算了吧！”他叹了口气，“就算这个老小姐不欠我什么了。我还记得十二年前它出生的那个晚上。它是老雏菊生的，地方就是在这个牛栏里。我用麻袋把它给背了出去，而那时还正下着大雪呢！从那天起，我也记不清楚它到底造出了几万加仑的奶来。现在，它可以说不欠我什么了。”

就好像知道自己是我们的话题似的，阿花转过头来，痴痴地望着它的主人，那副安静、无奈的表情跟戴金先生像极了。它那干巴巴的身子也和它的主人一模一样，全身骨头紧紧巴着满是皱纹的皮，再加上四只瘦长、外八字脚。还有，它那曾经高耸、结实的乳房，如今也都无精打采地快垂到了地上。

我在为它缝乳头之前曾先给它打了一针麻醉药，不过，我想我即使没打的话，它也不会怎样动的。本来，为牛缝乳头这件差事，正好使兽医处于一个挨踢的理想位置，不过阿花可是一点危险也不会有。它这一生就从来没踢过人。

戴金先生吁了一口气。“好吧，它的一生就算到此为止了吧。我会叫德生在礼拜四把它牵到拍卖场去。它的肉吃起来可能会有点老，不过，我想它还是能做几块肉饼的。”

他虽然无奈地说了个笑话，可是他看了看那头老牛，却又一点也笑不出来。在他身后，翠绿的山坡直奔到河沿旁，春日的太阳照在宽阔的水面上，洒成无数道跳跃的光芒，裸白的河石映着青葱的

堤岸闪闪发光，而绵延的堤岸又连接着山谷两旁的牧场。

我常常觉得，像这样的小农场才是一个理想的家园。这里离德禄镇虽然只有一哩地，但是却已远离尘嚣，而且还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河水和草原。我曾经对戴金先生表示过这种意见，而他却只是转过头来，抽着脸对我一笑。

“唉，可是这种景象又有什么用，让我也发不了财！”他有点心酸，又有点挖苦地说。

结果，我在下个星期四再来这农场“清洗”一头牛的时候，牲畜贩子德生正好也来牵阿花了。他已经从别的农场收购了一群老弱的阉牛和乳牛，而它们就站在上面的山坡路上，由德生的伙计照料着。

“您好，戴金先生，”他急忙嚷嚷着，“我一眼就看出来你要我牵的是那一头。就是边上那个老家伙，是不是？”他指着阿花说。

他这句话听来虽然有点残忍，可是事实上倒也适合那头老态龙钟的牛，尤其是站在它气宇轩昂的同伴中间，更显得如此。

戴金有好一阵子没回答，只是走到阿花面前，轻轻摸着它的前额。“唉，就是它。”他踌躇了半天才解开它脖子上的铁链。“去吧，老小姐。”他喃喃地说，而那老牛转过身子，依依不舍地走出牛栏。

“你快点来吧！”德生大声叫着，又用棍子顶着它的屁股。

“不许打它！”戴金先生吼了出来。

德生吃惊地看着他。“我不会打它的，只是想赶它走快点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但是你也犯不着动棍子。不论你到哪儿，它都会跟去的。它一向都是那么听话。”

阿花就好像证明它主人没撒谎似的，慢吞吞地走出大门，然后再按着他的一个手势，转身上路了。

我和老先生一同望着那牛不慌不忙地爬上了山坡，而德生则在它后面悠悠哉哉地晃着身子。直到小路转进稀稀疏疏的一丛树里面，人和牛群都不见了踪影后，戴金先生还是两眼巴巴地凝望着它们，听它们的蹄子在硬石地上踩出的踢踏声。

等声音完全消失后，他才急忙转过身来。“好吧，哈利先生，

我们开始自己的工作吧。我去为你端盆热水来。”

我用肥皂洗完手，再把手插进牛肚子时，那农夫都一直默默地没作声。如果还有什么比取出牛产后胎物更不愉快的事，那就是看别人做这种工作了。所以，我每次伸手在牛肚子里摸索的时候，总是要和人聊聊天。不过这一次却让我费尽了心机。戴金先生对于我的种种话题，只是报以几声咕啾作为回答。

帮我抓着牛尾巴时，他把身子靠到了牛背上，两眼无神地呆望着远方，同时还猛力地抽着烟斗。另外，由于大家心情比较沉重的缘故，今天的工作当然也比平常费时久了许多。中途，我每隔几分钟就要把手抽出来，放回热水和消毒剂中，重新用肥皂消除一些疼痛。

最后，工作总算吃力地完成了。我松了松腰带，又脱下了衬衫。谈话在老早之前就已经结束了，而当我们打开栏门时，沉闷的气氛更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忽然，戴金先生停了下来，一只手还抓着门闩。“那是什么？”他低声说。

山坡的那面传来一阵牛蹄的踢踏声，而当我们凝神听着时，一头牛绕过小路上的一块大石头，直直朝我们走了过来。仔细一看，简直不敢相信。那是阿花，踏着轻快的步伐，松垮的奶子还一摆一摆的，两眼紧紧盯着我们后面的栏门走了过来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戴金先生大叫了一声，可是那老牛却毫无反应地从我们旁边擦身而过，毫不迟疑地踏进了它居住多年的牛栏内。它不解地闻了闻干草架，然后回头望着它的主人。

戴金先生也同样回望着它，饱经风霜的脸上丝毫没有表情，不过烟斗上的烟圈却是喷得更浓了。

随后外面传来一阵啪哒啪哒的皮靴声，紧跟着德生气喘吁吁地冲进了栏门。

“喔，原来你在这，你这个老家伙！”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说，“我还以为把你丢掉了！”

说完，他又转向农夫。“对不起，戴金先生。它一定是从另一

条路转回头的，害得我到处找它。”

农夫耸了耸肩。“没关系，德生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事先应该告诉你的。”

“只要找到就不要紧了。”牲畜贩子咧嘴笑了笑，再转身对着阿花。“走吧，大小姐，再上一次路吧。”

突然戴金先生伸手拦住了它。

接下来是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。德生和我都吃惊地望着农夫，而他则继续盯着那头老牛。它贴靠在腐朽的隔间木条上，两眼流露出悲哀、听天由命的眼神，身上散发着一股引入怜悯的尊严。这股尊严盖过了它那难看的四肢，它那皮包骨的胸部，和它那几乎垂到地上的乳房。

接着，戴金先生不声不响地走到阿花面前，给它套上了铁链。然后，他再慢吞吞地走到牛栏尾端，带了一叉子的干草回来，随手把草扔到了槽架上。

这正是阿花所盼望的。它探出头去咬了一大口，心满意足地嚼了起来。

“我该怎么办，戴金先生？”牲畜贩子迷惑不解地叫着说，“他们还在市场上等我呀！”

农夫在门上敲了敲烟斗，再从破烂不堪的罐子里抓出一把黑烟草填了进去。“对不起，浪费了你的时间，德生，但是你得空着手走了。”

“空手走？可是……”

“唉，你一定会以为我发神经了，但就是这么回事。老小姐既然自己回家了，那它就不走了。”他意志坚决地瞥了牲畜贩子一眼。德生想了半天，点了几下头，才拖着脚步走了。

戴金先生追在他后面，大声叫着：“我会赔偿你的时间的，德生，把费用记在我的帐上！”

说完，他转过身子，点燃烟斗，深深地抽了起来。“哈利先生，”烟雾飘到了他的耳朵上后，他思索着说，“你有没有觉得，有些注定要发生的事才是最好的？”

“是的，戴金先生，我常常这样觉得。”

“看见阿花从山坡上走下来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觉得。”他伸出手去搔着牛尾巴。“打从它小时候起，我就最疼爱它。现在，谢谢老天，我真高兴它又回来了。”

“但是那些乳头怎么办？我很愿意把它们缝上，可是……”

“不，哈利先生，我有了个主意，是刚才你在做清洗工作的时候想到的。”

“有个主意？”

“是的。”老人点了点头，又用拇指把烟草压紧了些。“我可以不要挤它的奶，而要它喂个两、三头小牛。那边的老牛栏是空着的，它住在那里，以后就再也不会再有牛踩它的老乳头了。”

我大声笑了出来。“你说得不错，戴金先生，它住在那里面不但安全，也能轻轻松松喂几头小牛的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这些都不重要啦。”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。“重要的是，它又回家了。”

现在，我踉踉跄跄绕着公园跑的时候，眼睛大部分都一直闭着。而当我有次睁开两眼时，空中忽然卷起了一阵红沙。接着，黑树下的铁门再一次出现时，我又痛苦不堪地闭上了眼睛。

人的忍耐力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东西。我已经跑完了第二圈却还活着，不过现在光靠普通的休息是不会够的了。这一次我要躺下来。我觉得想吐。

“好兄弟！”排长兴奋丝毫不减地叫喊着，“你们表现得不错。现在我们再来原地跳跃。”

我们这群如丧家之犬的队伍中发出了一阵难以置信的哀号，可是那排长却仍然脸不红，耳不臊。

“脚离地，跳！跳！还不够高，快点，再跳！跳！”

这真是集天下荒谬之大成了。我的心头燃烧着忿怒。这些家伙本来是该使我们强壮结实的，可是正好相反，他们却使我的心、肺遭到了无法承受的伤害。

“你们以后会感谢我的，兄弟们，记住我这句话。让你们的脚离地，跳！跳！”

痛苦中，我看见了排长丑恶的笑脸。这个家伙显然是个虐待狂，向他哀求是没有用的。而当我使尽吃奶的力气跳到空中时，我突然发现我昨天晚上为什么梦到了阿花。

我也想回家。

2

又浓又黄的伦敦大雾笼罩在我们身上。我见不着纵队的排头，只看得到班长手上那只摇摆的灯笼。六点三十分去吃早餐的这段路是一天中最难走的一段了。这时，我的心情低落，而思乡之念又痛苦地涌了上来。

德禄镇上也时常有雾，不过那都是村雾，和这里的完全不同。有天早上，我因事在身，驾车离开了西格家。车灯强烈地照射着前面的灰幕，可是我在门窗紧闭的车上什么也看不见。这时，我正在驶往山谷上方的途中。当车子平稳地爬上山顶后，突然之间，晨雾变成了一面闪闪发光的银纱，跟着转眼就消失了。

在这上面，耀眼的太阳使人目眩，而绵延不尽的翠绿山岗也浮现在我眼前，欣喜若狂地耸入了夏日的蓝天。我如痴如醉地再趋向前，从车上凝视着这一片风光，就好像以前从来没见过似的。

这时，我本来也是和平常一样的在赶时间，但是我仍然在路边停了下来。山姆急急忙忙从车上跳了出去，带我走到了一块空旷的草地上。这条小猎犬在闪亮的草坪上纵情地奔跑着，而我则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，回首望着山下的田野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清新芳香的空气，心怀感激地凝视着我赖以谋生的那片绿油油的大地。

本来，我可以待在这里，四处逛逛的，或是看着山姆摇晃尾巴，在阳光还没照射到的角落上这儿钻钻、那儿闻闻的，可是我却

有个约会得去，而且还不是平常的——是和当地一位贵族的约会。所以，我心不甘、情不愿地回到了车上。

我预定在早上九点三十分开始贺顿爵爷的结核菌素检验，而当我开车绕过伊利莎白大厦后面，到旁边的农舍时，我忽然觉得一阵疑虑不安。放眼望去，四处见不着一头牲畜，只有一个穿破旧蓝布工作服的人在羊圈出口边忙着敲打东西。

他转身看见我时，挥了挥他手上的铁锤。我向前走近，惊讶地看着这个一头灰发散落在额头上的瘦子，又看了看他身上那件破了洞的毛背心和盖了一层粪便的长靴，心里以为他会说“嗨，哈利先生，今早好吗？”

可是他却说：“吉米，我的好朋友，我非常、非常抱歉，我们还没为您准备好呢。”说完，他摸起了他的烟斗袋。

这位贺顿家族的第十一代侯爵，随时总是叼着一根烟斗，而且，随时都是在填烟叶、或用钻孔工具清除烟垢，要不就一定是打算点燃烟斗。不过我却从没看见他真正抽过。遇到紧张的时候，上面那三样事他总想同时一起做。

由于事情还没准备好，他显然觉得尴尬，看见我无心瞥了手表一眼时，他更是急躁地把烟斗从嘴中拉了出来又放了回去，并把铁锤挟在腋下，翻弄起一大盒火柴。

我凝望着农舍对面的一片高地。在地平线远处，我认出了一些微小的形影：飞奔的牲畜和疾行的人；另外，我还隐约听见阵阵狗吠声、发怒的牛鸣声和“呵！呵！”“走开！”“小狗，坐下！”各种的尖叫声。

我不禁叹了一口气，这已经不是件新鲜事儿了，因为约克郡的贵族对时间一向是这么不负责任。

侯爵老爷显然感觉到我的心情，因为他更加不安了。

“我真是不好意思，老朋友，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扔了几根火柴到地上，又把烟草屑撒到石板上。“我确实答应你在九点半准备好的，可是那些该死的畜牲就是不听我的话。”

我勉强挤出了笑容。“不要紧的，贺顿爵爷，他们好像在赶它

们下山了，反正我今儿早上不赶时间。”

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他说完又想点燃烟斗，不过那高高一堆黑烟叶先是噼哩啪啦响了一阵，然后从烟斗边缘掉了下来。“你再来看看，我正在用厚板和铁皮搭这个呢！待会儿把它们赶到这里面，就可以好好给它们做检验了。记得上次我们还费了点劲儿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那次的事我可真是忘不了。贺顿爵爷他只有差不多三十条乳牛，可是那次我却费了三个钟头的工夫，就像牛仔表演特技似的才把它们赶到一块儿，给它们做好了检验。我满心狐疑地瞅了瞅那摇摇欲坠的围栏几眼。待会儿看看他怎么应付得了那些野性十足的畜牲，想必一定是件趣味十足的事。

其实，我并没存心强调这件事，可是我无意中竟又瞥了手表一眼。这下，那个小矮子活像挨了晴天霹雳似的缩起了身子。

“该死！”他暴声叫道，“他们到底在那儿搞什么名堂？看来我得亲自过去，帮帮他们才行！”说完，他心神不宁地把铁锤、烟叶袋、烟斗和火柴，从这只手换到那手又这只手，把它们放到地上又拾起来，最后才终于决定把铁锤放下，把其它的塞到口袋里。弄好后，他四平八稳地向前走了去。看着他的背景，我心里想，全英国大概再也没有几个像他一样的贵族了。

要是我是个侯爷，那我现在要不躺在床上享福才怪；最多就只扒开窗帘，看看外面是个什么样天气。可是贺顿爵爷却从来也不闲着，他做起事来跟他手下人一样勤快。有天早上，我来到这里时，发现他竟然站在一堆肥料上面，起劲地做着“粗俗”的扒粪工作，把一铲铲热呼呼的粪肥往车上扔。此外，他还总是穿着一身破布衣服。起先，我以为他那破衣服里面一定会有什么值钱玩意儿，可是我却从来也没看见过。

我正沉思的当头，忽而被一阵轰隆隆的蹄响和狂叫声打断了，原来，贺顿爵爷的牛群向前跑近了。不消几分钟，栏场里便挤满了乱哄哄的畜牲，身上散发出像浮云似的热气。

紧接着，只见侯爵老爷从农舍一角进了出来。“对，查理！”他大声吼着：“把第一头先赶进围栏里去！”

在里面的人打开栏门时，他满心期盼地喘着大气站在栏板边，不过他却期盼了不多久。因为，一头毛发蓬松、满身通红的怪物突然从里面钻了出来，先是在窄道里露了一下面，然后便以五十哩的时速冲了出去，两角上和颈子上还叮铃咣啷吊着一些侯爵老爷搭的玩意儿，至于其它牛兄牛弟，当然也是紧跟着它后面，扬长而去了。

“挡住它们！挡住它们！”那小个子贵族尖叫着，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。

没过多久，那些牛儿们全都惊狂地窜回到原先的高地上。贺顿爵爷的手下也跟着牛儿跑了过去，而我们俩只有傻怔怔地站着，像刚才一样看着地平线那端的小黑影，听着遥远的“呵！呵！”声和“走开！”什么的叫声。

“你看看，”他丧气地自言自语说：“那玩意儿并没多大用，是吧？”

不过他是个死脑筋，牛脾气。话才一说完，他便抓起铁锤，精神十足的再次铿铿锵锵起来。等到那群畜牲回来的时候，他的围栏又重新钉好了，而且前头还加了根铁棍，以防再一次被撞破。

看起来，那玩意儿这一次是管用了，因为第一头牛在顶到铁棍后，便静静站着不动了，而我也能从木板间隙中，伸手抓住它的颈毛。

贺顿爵爷兴冲冲地一屁股坐到一个油桶上，又把我的检验本子放在他的大腿上。“我替你登记，”他叫着说：“开始检查吧，哈利！”

我弄稳了我的弯脚规，说：“八、八。”他写好后，下一头牛又进来了。

“八、八。”我说完，他再次点了点头。

第三头牛进来后，我说：“八、八。”第四头，我还是说：“八、八。”

侯爵老爷这下抬起头来看了看我，不耐烦地伸手抹了抹前额。“吉米小老弟，你不能换点别的说啊？我已经快没兴趣啦！”

一切进行顺利，直到看见首先发难撞破围栏的那头牛为止。它的颈子上受了点小擦伤。

“乖乖，你看看！”侯爵老爷叫着：“那个伤要紧吗？”

“不要紧，只是点皮伤。”

“这就好。可是，你不觉得我们该给它上点药吗？上点那个什么……”

我等着他说出药名，贺顿爵爷是个“五月面包师”药厂造的“普罗巴霉定”消炎软膏的信徒，不管碰到什么大小伤，他就只认那种药。他爱用那个玩意儿，可惜他却说不出“普罗巴霉定”这个名词儿。事实上，这整个地方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那个词儿，除了农场工头查理以外，而即使他也是说个大概，侯爵老爷对他可是有莫大的信心。

“查理！”他呱呱大叫着：“你死到哪去啦，查理！”

那名工头从牛群中露出头来，碰了下小帽，说：“在这儿呢，老爷。”

“查理，哈利先生给我们的那个妙玩意儿——你晓得，就是那个治割伤、擦伤的什么普罗……布罗……你到底管那叫什么？”

查理踌躇了一会儿，每次替侯爵说那药名都是一樁大事。“普罗普巴霉，老爷。”

侯爷欣喜若狂地猛拍一下膝盖。“就是它！普罗普巴霉！该死！我的舌头怎么总是绕不过来？你真是好脑筋，查理！”

查理谦虚地点了点头。

跟上次比起来，这次的检验要顺畅多了，一共只费了一个半小时便大功告成，不过当中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。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有头小牛突然轻镁血症发作，气也不吭一声就倒地死了，害得我连救它的机会也没有。

贺顿爵爷低头看着那个刚断了气的小家伙。“你觉得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放掉它的血，把它的肉拿来废物利用？”

“嗯，这是常有的轻镁血症，对人类不会有害……你可以试试，不过还是得看肉类检验员怎么说。”

侯爷要人放了小牛的血，把它拖上一辆小卡车，然后自个儿开车到屠场去了。就在我们做完检验的时候，他又嘟嘟开着车回来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我问他说：“他们收下它没有？”

他犹豫了老半天。“嗯……啊……没有，老弟，”他伤心地说：“他们没收。”

“为什么？是不是肉类检验员认为死牛不能用？”

“嗯……我根本没见到肉类检验员。事实上……我只见到一个屠夫。”

“他又怎么说？”

“只说了两个字，吉米。”

“两个字……？”

“是的……两个字：‘滚蛋！’”

我点了点头说：“我懂了。”想想当时那幅景象并不怎么难，那凶悍的屠夫见到这个貌不惊人的矮侯爵，一定是把他当成个普通农夫了，而没想多理他。

“算了，侯爷，”我接着说：“你也只能试试的。”

“不错……不错。”他一面难过地摸索着烟具，一面掉了几根火柴到地上。

我正要上车时，忽又想起普罗巴霉定。“别忘了来拿那个软膏。”

“一定！吃完中饭我就去。我可是信得过那个普罗……普巴……真该死，查理！那玩意儿叫什么名字？”

查理骄傲地打直了腰杆。“普罗普巴霉，老爷。”

“喔，对！普罗普巴霉！”这个小矮子又高兴地格格笑了起来。“好家伙，查理，你真是个天才！”

“谢谢你，老爷。”这名工头挂着一副沾沾自喜的表情，大摇大摆地把牛赶回到草原上去了。

说也奇怪，只要你为了某椿事见过一个客户后，你常常就会为

了另一樁事马上再见到他，事隔仅仅一周（这个地方仍然笼罩在寒冬中），我床头的电话忽然在半夜中叮铃铃响了起来。

心头扑咚咚跳了几下后，我昏昏沉沉地从床单下伸出了一只手。

“喂？”我咕哝着说。

“吉米……喂，喂，吉米……是你吗，吉米？”这阵声音听来极为紧张。

“是我，贺爵老爷。”

“谢天谢地……谢天谢地……对不起，我不该在这个时候吵醒你，可是……我这儿发生了件很奇怪的事。”接着是轻轻的咻哒几声，听起来像是火柴掉到听筒上的声音。

“真的吗？”我打了个呵欠，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。“究竟是哪门子事？”

“嗯……我在照顾我的一头母猪，它刚生下了一打肥嘟嘟的小家伙，可是有件事情非常奇怪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很难形容，小兄弟……不过你该晓得……呃……下面的洞……那儿冒出了一个血淋淋的、长长的、红通通的东西”

我的两眼咻哒一声睁了开来，嘴巴咧得像口井一样大。那是子宫脱出，对牛来说，这是难产；对羊来说，这是趣味活动；对猪来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“长长的红……什么时候……？怎么会呢……？”我词不达意地结结巴巴着。其实，这些话我都用不着问的。

“就是咕咚一下冒出来了嘛？我正在哇哇叫着等下一个小宝宝的时候，那玩意儿就莫名其妙冒出来了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”

我的脚趾在床单里紧紧蹦了起来。在我短暂的执业生涯中，我曾遇到过五次猪的子宫脱出，可是每次我都枉费工夫。由此，我得到个结论：绝无办法把那脱出的子宫塞回去。

不过，我还是得试试“我马上就过去。”我喃喃地说。

我转头看了看闹钟，时间是五点三十分。这真是个讨厌的时